

選文掇英 下



選文掇英下目録

選文掇英下目録

選文掇英下

辯亡論上

陸士衡 機字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飇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

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

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
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
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
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
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
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
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騭以名聲
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
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

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彊
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
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
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檝
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
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
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
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
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
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籠之戰子
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
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
天號鼎跱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
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毅卒
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飇而奮庶尹盡規於上
四民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
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內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蒞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婁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

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

荆楊而掩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
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
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
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䘏民如稚子、接士
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
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
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
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
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
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

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脩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

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

之伐陸公喩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荊楊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賚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强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

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
寇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
軍東西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
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歿而潛謀兆
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
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
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
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
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

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
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
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
者也夫四州之甿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
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
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
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
謙已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
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
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

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五等諸侯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

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
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
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
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圖
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己在乎利人故易曰說以
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
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愽
則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
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治九

服之民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體
信於是乎結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
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
覇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
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
難而心膂獲乂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
也夫盛衰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
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弊
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舋遘自三
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

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
五等之禮不革于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
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固知百世非可
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
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
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
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
微積弊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
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

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屢獨饗其利主憂
莫與共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
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知
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
来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
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
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關勝廣之
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
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
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

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
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
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
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
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
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
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
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

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觀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

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
與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
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民望未改
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
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
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
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
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
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氓皆如羣后也安在

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慶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爲已思治郡縣之長爲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已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

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辨命論　劉孝標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云爾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

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
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
其源子長闇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
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斯
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
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
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
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
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
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不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嚔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

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
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
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
時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
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
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
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
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
彫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

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
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
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
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交錯糾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
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
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
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
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

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茶紱
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
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請陳其梗槩夫靡顏膩理
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
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
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
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
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
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

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歴陽之都化為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顔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歴說而不

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為詬耻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閤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入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敦檮杌踵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自金行不競天地叛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宇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虗語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汩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

貴代起飽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弑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經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

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圭璧斯罄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慶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氷紈觀窈眇之奇舞聽雲和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缁先王

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慼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廣絶交論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鵰虎嘯而淸風起故絪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

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
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
志婉孌於塤箎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
玉諜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
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
永夕駱驛縱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
能測而朱益州汨𩑶敘粤謨訓捶直切絕交游
比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
其惑主人听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
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

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
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
謨神睿而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
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
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飈
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
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
蚩鳥驚雷駭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

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白工鑪捶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宗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棄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溫郁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

韡綴河上之悲曲恐慴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
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
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
也馳鶩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
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
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
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
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
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
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

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閶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

義禽獸相若一槖也雖固易攜鞬訟所聚二槖
也名陷饕餮貪貞介所羞三槖也古人知三槖之
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
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
海内髦傑早綰銀黃夙昭民譽道文麗藻方駕
曹王英特俊邁聯横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
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
抵掌雌黃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
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轄坐客恒滿蹈其閫閾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

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
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
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
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
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
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
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
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
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
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

誠畏之也

褚淵碑文并序　王仲寶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産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没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傳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虚之道可謂婉而章志而晦者矣自兹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

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瑳璋而挺曜和
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仁
經義緯敦穆於閨庭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
敬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遥乎
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
音徽與春雲等潤韻宇弘深喜慍莫見其際心
明通亮用言必猶於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
之不清撓之不濁袁陽源才氣高竒綜覈精裁
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昧袁既延譽於遐邇
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

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兩宮實惟時寶具瞻之範旣著台衡之望斯集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祕書丞貳道槐庭司文天閣光照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乎哀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復

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爲侍中曾不移朔遷吏部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啓行衣冠
未緝内貧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績簡帝心聲數物聽事寧
領太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
幄之功曆庸祗之秩封零都縣開國伯食邑五
百戸既秉辭梁之分又懐竆丘之志所受田邑
不盈百井久之重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晝規獻
替均山甫之庸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丹陽京
輔遠近攸則吳興衿帶實惟股肱頻作二守並

加蟬冕政以禮成民是以息明皇不豫儲后幼
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
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内
直弘二八之高譽宣由庚而垂詠太宗即世遺
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
居忠貞允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
動軍政不戒而備公之尹太階而登天下君子
以為美談亦猶孟軻致欣於樂正羊職悅賞於
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瘠之重因心則
至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存公忘私方進

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
事不我與屈已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感著內侮
桂陽失圖窺窬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控
弦於宗稷流鋒鏃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
殄而餘黨寔繁宮廟憂偪公乃揔熊羆之師率
不貳心之臣戮力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
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
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以靜難
之功進爵為侯并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劒

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改授侍中中書監
護軍如故又以居毋艱去官雖事緣義感而情
均天屬顔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嚴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彊臣憑陵
於荊楚廢昏繼統之功龕亂寧民之德公實仰
贊宏規參聞神筭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
寢秉羽之績乃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
政輯睦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
運匡贊奉時之業弼諧允正徽猷弘遠樹之風
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夏荀裴之奉魏

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孰能光輔吾君寅
亮二代者哉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國
辭邦教令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衮司
而任隆於百辟蹔遂沖旨改授朝端遹無異言
遠無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册孰五禮以正民
簡八刑而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
資敬情同布衣出陪鑾蹕入奉帷殿仰南風之
高詠餐東野之秘寶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
宴私之夕參以酒德間以琴心曖有餘暉遥然
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肅肅焉穆

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太祖升遐綢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録尚書事稟玉几之顧奉綴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録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晏嬰既徂齊君趨車而行哭公之

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惟慟於下豈惟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録尚書事如故給節羽葆鼓吹增班劒為六十人謚曰文簡禮也夫乗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虛己以遊當世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以兼善天下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庶類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眇默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鐘之

遺則方髙山而仰止刋玄石以表徳其辭曰辰
精感運昴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監𤍠
曜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徽知章永言必孝因
心則友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
厚五臣兼六八元斯九内謨帷幄外曜台階遠
無不肅邇無不懷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
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諒實身幹跡屈朱軒志
隆衡館眇眇玄宗蔓蔓辭翰義既川流文亦霧
散嵩構云頽梁陰載鈌德猷靡嗣儀形長逝惆
悵餘徽鏘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蕭曹扶翼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辰象之秀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

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記于地六幽允洽一德無斁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涖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而略也水德方衰天命未改太祖龍躍侯時作鎮淮泗如仁夕惕之志中夜九迴龕世拯亂之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衆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左右盡同王子洛濵之歲實惟辟彊内侍之年起予聖懷發言中旨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

有芬清蹕自遠帝出于震日衣青光方軌茅社
俾侯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
其人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協隆三善仰敷
四德博望之苑載蹕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扆
實掌猴脣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前蹕後光
非止恒授公以客歲上賢儀而奉職出納惟允
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貔臨戟納言
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貳權衡
而皇情眷眷扆深求瘼姑蘇粵壤任切關河都
會殷阜提封百萬金趙之袪服叢臺方此為劳

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鶱舊吳作守東楚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慧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典疑獄得情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毗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推轂衿帶中流地啟江漢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西通鄢鄧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閫外莫先建麾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蠖蟻之穴靡遺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自已而及物憲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運遠無

不懷通無不肅邑居不閙夜吠之犬牧人不覩
晨飲之羊譽表六條功录萬里還居近侍兼饗
戎秩使府寄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玆選特難
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
令績斯倏禁旅尊嚴主器彌固禹穴神皐地埒
分陝江左以來常遴斯任東渚鉅海南望秦稽
淵藪胥萃萑蒲攸在貨殖之民千金比室郭壥
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
未足云多渤海亂繩方斯易理公下車敷化風
動神行誠恕既孚鈎距靡用不待赭汙之罹而

姦渠必翦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被以哀矜孚以信順南陽葦扶未足比其仁潁川時雨無以豐其澤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達民祇非待期月老安少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麾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戀爭塗忘遠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崤潼平塗不過七百西接羌武關路曾不盈千蠻陬夷徼重山萬里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慠法

侮吏之入曾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
能裁加以戎羯窺窬伺釁邊隙北風未起馬首
便以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
疆埸大駭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
非公莫可於是驅馬原隰卷甲遄征威令首塗
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牛酒日至壺漿
塞陌失義犬羊其來久矣徵賦嚴功唯利是求
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肅以廉風孚以誠德盡
任棠置水之情弘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弗
覩馬如羊而靡入犓雉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

巢舉落望德如歸椎髻鬊首日拜門闕卉服譎
塗夷歌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彊民獷俗反
志遷情風塵不起囹圄寂寞富商野次宿秉停
菑蝝蝗弗起豺虎遠跡北狄懼威關塞謐靜偵
諜不敢東窺駝馬不敢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席
卷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陽而遘疾
彌留綿焉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機參請門衞
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
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實男女老幼
大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夷羣

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郛邑並求入奉
靈櫬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羊公
深罷市之慕對而為言遠有慙德神駕東還號
送踰境奉觴奠以望靈御蒼天而自訴震響成
雷盈途咽因水公臨危審正載貽話言楚囊之情
惟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二宮悲慟
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
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副朝端
兼掌屯衛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遘沉痾緜留
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寛譬勉膳禁哭中使

相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涕霑衣若此移年癯瘠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建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玄言聲悅之麗篆籀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毫端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取聯之妙流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閑洞開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盖百
代之儀表千載之領袖曾不慭留梁摧奄及豈
唯僑終蹇謝興謠輟相而已哉凡我僚舊均哀
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
播遺塵散之穹壤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
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祚始玉筐三
仁去國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枝泒
別因萊命氏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懐
青拖紫崇基巖巖長瀾涌涌惟聖造物龍飛天
步戴昂戴華有除有布高皇赫矣仰膺乾顧景

皇柔我實啓洪祚喬嶽峻峙命世興賢膺期誕
德絶後光前幾以成務覺在民先位非大寶爵
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逶迤魏
闕惠露需吳仁風扇越涉夏踰漢政成期月用
簡必從日新爲盛在上袞衿臨下莊敬草木不
夭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夷蠢蠢巖
别嶂分傾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
羣廻首請吏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
蒼如何興山止簣四牡方馳六龍頓轡斯民曷
仰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趙殂昌國列

邦揮滯況我君斯皇之介弟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毀留攢川汎歸軸競羲野莫爭攀去轂遵諸虢追臨波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蓊塗田帝諸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黃金雖化鑠石徒列芳猷永謝

讓中書監表

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

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省闥出總六軍
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
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
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
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祚聖政
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在至公
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
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
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

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

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

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决不盡敗今之盡敗更

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

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茍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

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踈重矣大矣

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

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媾之私羣

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嬿而嬿之於國是以

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

重闈之内矣此皆往代成鑒可謂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令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内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而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臣所覽殷鑑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悔是以惶

悾憂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懼屛營
不知所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已
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
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矣

為蕭揚州作薦士表　任昉

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六飛同塵五讓
高世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
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

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
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家邦實欲使名實不
違徼倖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
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瑯邪臣王暕年
二十一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
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
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
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疎道清養素丘園
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望豈徒荀令可想
李公不忘而已哉前晉安郡候官令東海王僧

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鼫鼠有必對之辨竹書無落簡之謬聽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俟質疑斯在亟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誠言以人廢而才實世資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答臨淄侯牋　楊脩

脩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

係仰之情深耶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復
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
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
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章於省
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
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
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
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
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
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
對鵩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
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
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賢聖卓犖固所
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
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
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疇為皆有諐耶君侯
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

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所素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答魏太子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徵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茲騁材力

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皐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

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言抗論窮理盡
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
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
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
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身勑行不蹈有
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宴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
之會時邁齒載猶欲觸胷奮首展其割裂之用
也不勝慺慺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
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吳質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曜靈匿景継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即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恒山連岡平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泜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

以藴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
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能也至於
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
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懍懍有庶幾之
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歡受會稽之位壽王去
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
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
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曜世俗
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顧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
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

多云質死罪死罪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鶩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西東或以嗚唈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濶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瀲灩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吊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清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與朝歌令吳質書　魏文帝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
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
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閒設終以六愽高談
娱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
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
共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
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别各在一方
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
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

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吳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舊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

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

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道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絶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絶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

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與鍾大理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緑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

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鷄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諭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内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

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
臺之觀而無藺生詭奪之誅嘉貺益腆敢不欽
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讌
飲彌日其於别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
觴酌淩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
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
右聏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
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

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
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
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
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
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
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
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
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
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

馬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與滿公琰書　應璩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昔侯生納顧於夷門

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外嘉郎君謙下之
德內幸頑才見誠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
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畫喻於唇何揚倩說
於范武故使鮮魚出自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
俎綺錯羽爵飛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當此之
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徒
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車就駕意不宣展追
惟耿介迄于明發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
子復有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
曠野之望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

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適
有事務須自經營不獲侍坐良增邑邑圖白不
悉璦白

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
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
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
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
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

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
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但懸劍空隴有
恨如何

思歸引序　石崇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
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
肥遯於河陽別業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
渠栢木幾於萬株流水周于舍下有觀閣池沼
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出則以游
目弋釣為事入則有琴書之娛又好服食咽氣

志在不朽慠然有凌雲之操欻復見牵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覧樂篇有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者令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

東方朔畫像賛 并序　　夏侯湛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慱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

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故正
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詼諧以取容
潔其道而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
爲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度贍智宏材
倜儻悖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賛以知来
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
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藥
石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
而盡其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夫其
明濟開豁包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

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噓吸沖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爲星辰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觀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逍遥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

矯矯先生肥遯居真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

濯足希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
髙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汙若浮樂在必行處儉
罔憂跨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徃代爰想遐蹤
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
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歸祠宇
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
榱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
不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
神鑒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逸民傳論

范曄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

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
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
道義重則輕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簒位士之
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之
者蓋不可勝數揚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
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
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
方感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則天下歸

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列之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約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

清原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
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
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
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艶
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物以
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
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
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

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
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
綺合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
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
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耳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大元之氣爰逮宋氏
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

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
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
灞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
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
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
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恩倖傳論

沈約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為周師傅說去為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敭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

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化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自辨夫人
君南面九重奥絶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
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
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空置百
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
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王命由其
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輳同奔人主謂其身卑
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
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
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瘡痏構於林

第之曲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南金北毳来悉方艚素纖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及大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

典論論文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

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巳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

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
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
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
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至於雜以嘲
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
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
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
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
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有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

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還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吊魏武帝文 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

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
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畀濁之累居常安
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
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内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
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本亮
于四表者翳乎叢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
終于哀志長算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
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悵顙岸乎觀其所
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
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特法是也至于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
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
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
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
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
臺于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
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
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
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
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

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
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
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
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
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
于是遂憤懣而獻吊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行重淵以育鱗
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
摧群雄而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
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

翠脩綱之絶紀紐大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
要萬塗而来歸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
濟元功于九有固舉世之所推彼人事之大造
夫何徃而不臻将覆簣于浚谷擠爲山乎九天
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筭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
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于曩載将税駕于此年惟降神之緜邈
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兹
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
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濵而有疑

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
登崤澠而竭来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
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盖世
力蕩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彊而不殘
每因禍以提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
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没世而永言
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追營魄之未離
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
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靖寐
戢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

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没而肇揚援貞吝以基悔
雖在我而不臧惜内顧之纏緜恨末命之微詳
紆廣念于履組塵清慮于餘香結遺情之婉孌
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于帷座陪窈窕于玉房
宣備物于虚器發哀音于舊倡矯戚容以赴節
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
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没
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
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
貯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彼裘紱于何有貽塵謗于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淒傷

祭古塚文　謝惠連

東府掘城北壍八丈餘得古塚上無封域不用塼甓以木為椁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櫂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

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漢君云爾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周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為壍聚壤成基一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凄愴縱鍤漣洏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醯醢蔗傳餘節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為壽為夭寧顯寧晦銘誌堙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

蔑然百階皆作十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
黄腸既毀便房已頹循題興念撫俑增哀謝聲
垂仁廣漢流遲祠嚴府阿掩骼城曲仰羡古風
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營棺仍
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
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
哀哉

選文掇英下終



旬題

論表一賦詩之

乙亥五月 錦營

量地論

擬本朝群臣賀設尊賢堂以延窮巷隱淪之士 表

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 詩 押余 解超然臺記

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 詩 押義 解董生行

布衣韋帶之窮居草屋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 詩 押士 解歐文上范司諫書

髮之白者日以反黑 賦 解超然臺記

刺史不能薦 賦 解董生行

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 賦 解上范司諫書

年之庚方後為年生不傍方

墓坐順數起胞生旺方入墓大忌又法旧墓水口五

巳丙午水辛戌乾亥壬子火也

不論死亡去絕之位曾亦逢居囚壬癸玄武内患生病死亡凶也命身五位也

是假令己庚年以丙子起亡庚年方為官順數乙年自

